



名藍記

半徑

十一、南五台

西安南山，古曰「終南」，或曰「中南」，其名稱不一。終南之名見於尚書禹貢篇：「終南惇物，至於烏鼠。」又見於毛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中南之名見於詩毛氏傳疏秦風篇：「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又見於左傳：「司馬侯曰，四岳之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南山之名見於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九嶷嶺，南山峩峩；師古注曰，南山，終南山也。」又見於漢書東方朔傳：「夫南山天下之阻也。」終南亦名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涇瀧，東西八百里，嶺根水北流入渭，號為八百秦川，」是矣。舊記云：「南山深處，高而強大者曰秦嶺。」然而終南山五十里，所謂五臺者：曰「大臺」，曰「靈應」，曰「觀音」，曰「文殊」，曰「捨身」。林壑幽美，峯巒奇秀，亦秦中之名勝奧區也，余有山水癖，慕其名欲蠟屐往遊者久矣。

三十七年四月廿五日上午七時，余獨自策杖作南五臺之遊。出西安永寧門至南關，乘馬車循公路南行，朝暾初上，春色可人，柳葉青青，向客如笑。過大興善寺，東望大雁塔，四角崢嶸，高矗雲表，西京之壯，盡於此矣。十五里陟塔坡，回望麥浪翻風，宛若綠海。按，長安志云：「少陵原自龍首原西北至咸寧曲西入縣界為塔坡。」又長安圖云：「塔坡在韋曲西，以其地有浮圖故名。」又五里下坡至韋曲，遂下車進餐。韋曲乃一小鄉鎮，唐時諸韋世居於此，因名。杜甫詩：「韋曲花無賴」，蓋即指此。按，唐時韋氏，杜氏，世稱望族；韋氏所居曰韋曲；杜氏所居曰杜曲。辛氏三秦記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則極言其高貴也。余問韋氏所在，村人無有知者，滄桑之變誠可慨已！

由此仍循公路徒步南行，又二里至潘河。按

潘河亦名沈水，源出南山繁谷。西北流逕申店，幸駕坡歧之為二：北流為皂水，西南流入交。讀史方輿云：「漢末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潘水入長安城。百姓歌之曰，壤決高都，竟連五杜。唐至德二載，郭子儀敗賊於白渠，遂自西渭橋進屯潘水，」皆即此。河之兩岸，水田縱橫，芳草甘木，彌望無際。其東即皇子陂，亦有公路，通太乙宮。按，皇子陂以秦葬皇子起家陂北原上，故名。隋文帝改曰永安陂。

即石橋過河至申店，村西南有香積寺，為唐代古刹。即王維詩所云：「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是也。過村東南行，又二里躋神禾原。長安縣志云：「神禾原自咸寧太乙山北麓；西北至幸駕坡入縣界，交水出其西，潘水出其東，為二川之界。」原上皆良田美疇，麥花馥郁，連畦接隴。世稱豐鎬之間曰「陸海」，「土膏」，信不虛也。

又十里，迎面一坊，額書「黃埔村」三大金字。該村原名黃甫村，自中央軍校分校設南山後，始易今名。村背倚神禾原，面臨交水。民居多土穴，有太古之風焉。村前有古寺一處，以警衛森嚴，未瞻禮遂去。西望阡陌縱橫，烟樹萬家，流水一曲，漣漪可弄，牧童三五，繫牛柳蔭，坐草地博奕笑樂，似不知世界有兵爭事，不料此間尚有一角桃源也。倚巖東南行，又五里至王曲鎮，鎮在交水東岸，有店舖、郵局、汽車站、圖書館，儼然一現代化之山市也。按，交水，一名隔水，源出南山竹谷。河谷濶四五里，即漢之御宿川，川為漢上林苑地，武帝為離宮別館，禁人遊觀。以帝駐蹕於此，故名御宿。入茶館啜茗稍憩，復循公路前進。南望終南，奇峯鬱蒼，晴嵐翠靄，青紫萬狀，南五臺則秀巒層出，宛若覆鐘列鼎，白雲縷縷，縹緲巖際。憶王摩詰詩：「白雲迴望合，青霭入看無，分野中峯斷，陰晴衆壑殊，……」真實景也。

又八里至留村，村中有廣惠寺，及古圓光寺。又二里至竹谷口，坐水邊樹蔭下稍憩。野花遍地，鳥聲啾啾不絕。岑參詩云：「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差堪為我咏也。躋坡，過石橋至彌陀寺，寺亦唐代古刹，有殿宇數十間，規制頗宏。立此西南望，孤峯插天者，孫登臺也。入峽谷倚山傍澗行，碧流湯湯，盪慮鑄愁。過流水石寺又二里許至興寶泉寺。有瓦閣三間，橫跨澗中，下為往來通道。由此而上，峯迴路轉，絕無民居，荒徑寂寞，惟見樵夫而已。過白衣堂，大悲堂、甘露堂，又四里過石橋至竹林寺。對山門小佛殿內有泥塑金身文殊像一尊，頗饒藝術價值。外有古槐三株，皆數人圍，疑唐代物也。右上為五佛殿，殿右有舍路，即往孫登臺之捷徑也。孫登臺上有殿宇一座，如建於針鋒粟尖，松柏匝環，娟秀可愛。其東北谷中塔園有印光大師舍利塔。以道荒未往瞻禮。

過朝天門為一天門，兩岸夾峙，殿宇正當其缺。水聲汨汨，悅耳清心。又三里至觀音寺，入寺飲水稍憩。由此上躋，林深木茂，谷幽石奇，漸入佳境。巖際桃花盛開，絢爛如錦。仰觀五臺，蒼松森蔚，樓閣掩映，風景如畫。世稱靈山佛地，洵不虛也。過古鬱柏樹，古勝寶泉，又三里至古西方境，諸刹門皆關鎖，似無人居。殿右有崩石一塊，徑可四丈，高可八丈。上建瓦亭一間，側鑿石磴可躋。門前多樹，葉才寸許，嫩綠可餐。復上，磴道盤曲，十步一轉，香花幽草，襲人衣袂。過慈航庵，下寶泉，又三里至圓光堂。其上一巒如拳，孤聳特立，自下視之，若無附麗。頂建殿宇十餘間，古樹倒垂，交枝蟠蔭，彌饒畫意。拾級盤旋而上，迎面一門，額曰「二天門」。穿門復上，過彌陀寺，迎真宮，又二里至五聖殿，其上有火龍洞，深僅數尺，狹不足觀。過琉璃殿、石佛寺，道側亦有一巨石，瑰奇雄偉，不可名狀。過千佛寺、睡佛殿、三天門、呂祖洞，又四里至三聖宮。宮前有平臺石欄，適應山缺，可憑以遠眺。回望孫登臺，則獨拜下風矣。復拾磴上躋，石級峻滑，轉折益多，輒令人喘汗不已。東望靈應峯，石骨峻嶒，玉柱擎天，似不

可即也。又半里許至四天门，(亦名沙羅坪)入寺，殿數確著，與僧閒話片刻即去。

掠大臺之背轉東北行，迎面連峯尖碧，狀若春筍，過小峯為文殊臺，拾級而上，梯磴盡處，度石為棧。凡數折始達其巔。上有殿宇九間，山門下石級陡絕。立山門北望靈應峯，峭壁萬仞，滑不留足；俯視深壑，喬松密茂，濤聲盈耳。風景之奇，青城峨眉無有也。叩門訖，已而門啓，見一老僧合掌相迓。僧名大乘，山東人，與之茶話片時即與辭而出。下文殊臺北行數十步，亦有殿宇數間曰清涼臺。此峯與文殊臺原為一體，勢不可分，而獨立門戶，余其惑焉。該寺亦僅有住持一人，庭廡闕寂，紅塵不到，清靜閒逸，真可羨也。

由此躡磴而下，過仄嶺復上躡為靈應峯。北風驟作，勢欲折木，梯磴險仄，時悚蹉跌。頂上有殿宇十餘間，孤懸特立，四面峭絕。其下奇松蒼鬱，絡岡映谷。王世貞遊武當詩云：「有壑難窺地，無峰不刺天。」亦可為此山寫照。推門而入，見有僧俗男女四五人方洗米炊食。余禮佛已，竚立殿前南望，五峯羅列，翠微滿窗；大臺與文殊，清涼二臺，高下相映，宛如蓬萊三島。下靈應臺北行，復上為捨身臺，此臺較它臺差小，上有殿宇一間，東面峭壁數十丈曰捨身巖。由此北行，上躡為觀音臺，頂亦建有殿宇十餘間，高



西安南五台 佛光寺

臺復階，軒然挺峙。東北望天池寺及無懷上人塔，歷歷如在几席。

下觀音臺由舊路折回，繞文殊峯南行，凡數轉躡大臺，南望群山盤互，萬笏朝天，積雪堆陰，皎然未融。北望平原綿邈，河流如帶，豆田麥壠，秀錯綺分。讀史方輿云：「蓋終南脈起崑崙，尾銜嵩岳，鍾靈毓秀，宏麗瑰奇；作都邑之南屏，為雍梁之巨障，其中盤紆迴遠，深巖邃谷，不可殫究，關中有事中南，其必爭之險也。」信矣。大臺為五臺之最高峯，頂上建有殿宇二十餘間，其院落寬敞，視它處為勝。入大殿見一老居士方焚香禮佛，余問住持僧何在？曰下山去矣。已而又見一少年軍官，自云姓羅字寬樸，湖南長沙人，現在國防部測量局工作，今奉命在此測量三角，同坐廡下茗叙片刻。

由大臺躡磴盤旋南下，越嶺墀，又三折至大茅蓬。寺有佛殿三間，客堂三間，左右雙峯標舉，前面瀕臨幽壑，蒼松翳日，風景清絕。入茅蓬拜佛訖，承本立上人及慧明法師肅坐客堂，洗嗽畢即隨喜齋飯，山蔬數事，味極清美，珍饈海味不易也。飯後余步出殿外，隨意瀏覽。見殿右方有一小圓阜，其上古木參天，可突可觴。南面懸崖有湘子洞，相傳唐韓湘子，及明嘉靖時性天，文理二僧嘗修道於此。坳中有樹開白花，皎然如雪，與青松相映，尤增美趣。觀終南山水，雄奇

幽秀，兼而有之，則知唐代高僧名士相率棲此之有自矣。夜與慧明法師品茗談禪，快逾平生。師云：「南山大小茅蓬，無慮數百處，率為有道僧乘修真習靜之所。皆修持謹嚴，葺黍種芋自給。是則與大叢林居高樓，擁肥田，養尊處優，不事生產者迥異。」余語之曰：

「大好時光盡蹉跎，今日余始領略到人生真滋味。俟它年海宇清平，定結再來緣耳。」相為一笑，遂分別就寢。被褥清潔，無塵虫騷擾，空山寂歷，魂夢皆清。

廿六日晨起床盥嗽畢別慧明法師，同本立、戒賢二上人，離大茅蓬由東路下山。凡三折至縛龍橋，有一石柱，高可五尺許，立於小茅蓬前。相傳古時有一火龍精，常化人入長安市藥，往往作祟害人。時，觀音菩薩發大悲心，計捉火龍縛於石椿制之，後遂不復為患。此說雖為神話，殆亦神咒經所謂安禪制龍之意也。

復下數折，為一小嶺，其東巍然高聳者曰賢聖臺，亦建有殿宇十餘間。越嶺正北行，夾道皆大松樹，枝柯相接，蔭蔽數畝，過十方普同塔坐石上稍憩，四里至斗姥堂，回望五臺，靈峯縹緲，依依不去者久之，又三里至華嚴寺，有瀑布一道，惜水勢不甚壯耳。又三里至石鰲豆，以谷口有巨石如鰲故名，亦稱太乙谷。呂大防曰：「隋築都城，南直南山石鰲谷，一蓋即指此。谷水即瀋河，其東岸有馬路，可通稜華山。翠華山亦為南山名勝之一，今為中央軍校分校所在地。以事不克往遊，惟有俟之異日耳。谷西岸新建西式樓房一座，林樹掩映，風景絕勝。循谷西岸迤邐正北行，出谷又五里至太乙宮，宮今為中正中學所借佔，亦唐代之古廟也。即此覓店進餐訖，天忽陰雲密布，細雨霏霏，余遂與二上人作別，獨自張蓋先行。循馬路北去，夾道有水渠兩條，村民藉以灌溉，甚便。東望漫岡隆然即龍首原，亦名龍首山。尾起樊川，首入渭水，南北長六十里。隋以長安城狹小，始改作新都於龍首原上。又五里下坡至樊川。按樊川本漢杜縣之樊鄉；漢初樊噲賜食邑於此，因名。史稱唐貞觀十四年大獵於樊川，即此。其北高坡即杜陵原，原上有杜陵與少陵二冢。杜陵為漢宣帝之陵，少陵為許后之陵。許陵去杜陵東南十餘里，差小，故曰少陵。陵西有杜甫舊宅，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蓋以此也。

馬路東北二里許，杜原南端斷崖上有大唐興教寺，玄奘法師骨塔在焉。按，唐三藏玄奘法師，俗名禪，陳姓，原籍河南陳留縣，乃祖後遷居緱氏。師生於少林寺西北鳳凰谷陳村，漢陳仲弓(實)之後裔也。年方十三即隨其兄捷剃度於洛

出家與學佛 妙峯

答復文友的一封信

N 文友：

此地的天氣，在雨季裏，原是難得放晴的，然而今天却是特別的例外，終於毫無條件地晴朗起來了，這是多麼叫人興奮的事情，特別是你的華翰恰巧也是今天收到。

你在信上說：你很羨慕我這出家的清閑生活，既不用天天去坐辦公室，又不用為生活的鞭策而奔波掙扎，無憂無慮自在在地喫着閒飯。你為生活的擔子忙得有些膩，有機會也希望能夠出家學佛。

出家在歷史上的被人尊崇，確是寫過輝煌的一頁，這是事實！一般所謂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固不用說，即尊為一國之君的高貴帝王，因羨慕一個超脫澹薄瀟灑的出家生活而棄了王位而毅然削髮為僧者有之，甚至未能出家僅嚮往與神馳者似也舉不勝舉。所以如宋仁宗皇帝說：「朕若得此，千足與萬足！」清順治皇帝也說：「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最難！」我們看了這二代帝王話，我們可以想見那時的出家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了！可是，今非昔比，現階段不同了！佛教在今天的社會上不僅已褪了昔日的光彩，甚至漸漸為社會所遺忘所鄙棄了。出家人生在社會上被認為是多餘的，是逃避現實的消極分子，是唯有消耗而無生產的東西，因而出家人不論站在任何場合，總要受到一般無理的諷刺與輕視！這不外乎兩種心理：一種是看見出家人不像一般人能作威作福，或表現得太懦弱；另一種是出家人不能隨官發財，娶妻生子，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而視為苦命兒，於是毫無同情的欺凌他，侮辱他，真是欺善怕惡的萬惡社會，殊不知出家是他本人自動的，而不是被動的；一般認為什麼光榮的作威作福，陞官發財，妻妾之累等，正是出家者認為最大的病魁，是其所要克治的對象。出家也有出家的樂趣！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抱負和風度，薄私我，淡物欲，專心一志地追求真理，探討真理，發揚真理，正是出家人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的偉大處，高尚處，可貴處！所以古人說：「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我以為此言不算過分。

本來，一般知識淺薄庸俗之流的短見，值不得智者一笑。不過文友，你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有此遠大的目光，竟能對一般認為可厭的出家生涯，反而發生濃厚的興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一個沙漠裏的綠洲！所以我高興起來，特別喜歡同你談談。不過首先得請你原諒我的率直！出家的原則我是絕對贊成的，不過你出家的動機，我以為為大的，有修改的必要。因為出家是一件事，學佛卻不是一件事。出家可以學佛，學佛卻不一定要出家，我萬二分的贊同你學佛，我卻不贊成你出家。

你覺得十分驚奇吧？一點也不驚奇！原因是出家是一件大事，一件相當沉重的大事，負有紹隆三寶，荷担如來家業的責任和救度衆生的使命，所以出家人每天作功課時，得發：「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四宏誓願以堅其信念，固其意志。如果你出家的動機不純正，不但你學佛的使命不能達到，恐怕你做人的條件也要發生問題哩！楞嚴經說：「因地不真，果招艱曲」。文友！坦白的告訴你，你赤裸裸的出家動機，無非為了逃避現實，享受些兒清福，換句話說是為生活而出家。抱這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出家心理，是異常危險的，不僅遺害佛教，也貽害了自己。我誠懇地勸你學佛而不同情你出家的主因在此。

其實，在這緊張而偉大的時代裏，特別是今天受着國，教兩難雙重壓迫下的自由區域裏的出家人，沒有一個不深以責任重大而養精積銳克苦圖強地在掙扎，在奮鬥，在忙碌。上焉者為發揚真理，改造人心實踐佛法，在忙文化，忙教育，忙慈善……；中焉者住持寺院在忙事務；下焉者也在忙經懺佛事。甚至像我這樣一個窮苦學生，也整天在為功課忙得不亦樂乎；從清晨四時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時才有機會把疲勞的身體躺下休息，試問這樣；還叫做閒嗎？不休息，得得浮生半日閒」等類似「閒」的詩句。你的所謂「出家清閑」的思想，也許是這一類吧？這是詩人的閑情逸興，「千腳底事」！據事實的考證，唐代僧團生活，並不像詩中所描寫的那麼閒得淋漓盡致。話雖

陽淨土寺，後避王世充亂，徧遊秦蜀荆襄名藍古剎。太宗貞觀三年，師年二十六歲，毅然由長安赴印度遊學，在印精研內典，居十六年至貞觀十九年，始錫還京師。朝廷詔大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並勅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師暨翻經象諸高僧入慈恩寺。於高宗麟德元年示寂於西明寺，享年六十三歲，年示寂於西明寺，享年六十三歲，詔葬灑水東岸，時會葬者二十萬人，至總章二年，又移塔於樊川北原，並建寺以奉之，後圓測，鎮基二師塔亦附築師塔左右。惟年久失修，塔寺凋殘，泊民國初，僅餘破屋土窰，見者傷之，民國十一年經住持妙潤法師募建佛殿僧房。三十年秋，復經朱子橋居士重葺三塔與鐘鼓二樓。今廟貌煥然，宗風不振，誠為秦中最佳之選佛場也。余本擬前往拜塔，並訪該寺住持妙潤法師，無奈雨勢益壯，未便繞道，乃望塔合一拜而去。

過灤河水泥大橋轉西北行，兩邊皆水田，風物之美，差與章曲王曲相似。回望南山，雲霧溟溟，忽隱忽現，呈為奇觀，又十五里至杜曲鎮，按唐書：「城南諸杜所居，號杜固，果世衣冠。」雍錄又云：「樊川章曲東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皆名勝之地。」唐代杜佑，杜牧，杜如晦皆產此地。由是可見杜曲在唐時地運人文之盛矣。由此復前進，天忽開霽，麗日乘空，騎蕩宜人，又二十里至章曲鎮，稍憩復行，下午三時返抵西安。客中無事，書之以為嗜遊者告。

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於長安客次